

有哪些轻松搞笑的古言？

我嫁给了一位患有严重脸盲症的皇帝。

入宫数月，我陪了他整整几十晚，结果——

每晚来时，皇上都是同一句话：「朕见你眼生，今日便宠幸你吧……」

1

我是万庆国的贵妃娘娘，入宫三月，盛宠正浓。

皇上夜夜招我侍寝。

然而——

我家陛下有个癖好，从不翻牌子，每晚都让后宫所有嫔妃站成一排，现场挑人。

可惜，这货是个脸盲。

我已经陪了他三个月了，他却还是连我的脸都记不住。

不过，陛下的审美倒是十分稳定，每晚挑人时都会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

「朕见你眼生，今日便宠幸你吧。」

这不，今夜又是这般。

皇上将目光在众妃嫔脸上扫过，最后落在了我身上，顿了顿，淡声道，

「就你了，朕瞧你眼生。」

我笑了笑，故作温柔地应了一声，心里却暗暗翻了个白眼。

三个月了，我用尽了浑身解数讨他欢心，这货到头来却还是没记住我的脸。

这若是放在现代，绝对是脸盲重级患者。

哦，忘了说，我是一名现代人。

2020 年穿越来的女大学生，穿越的原因有些狗血，男朋友齐云灏出轨被我捉奸在床，我一怒之下跑出去，在楼梯上脚一滑……

然后醒来，便穿越到了这个新入宫的贵妃身上。

最该死的是，皇上本名居然也叫齐云灏，还长了一张和我前男友一模一样的脸。

2

夜深，翊坤宫。

床榻上，我衣衫半褪，摆出一个极尽诱惑的姿势，抬头看着皇上，媚眼如丝。

「皇上——」

我捏着嗓子，轻轻甩起袖上轻纱，「夜深了，您还不休息吗？」

皇上坐在桌前，轻飘飘地看我一眼，「朕看完这个奏折。」

「……」

奏折奏折，又是奏折！

老娘肤白貌美，闭月羞花，还比不上一堆破折子？

我不服气，挽上衣服怒冲冲地走了过去。

往他对面一坐，我托着腮看他，「皇上，臣妾美吗？」

他抬起头，认认真真的看了我一眼，「美。」

我挑眉，手一抬，将衣领往下拽了拽，软着声音勾引他，

「皇上，这寂寥长夜，看奏折多无趣，不如……我们寻些有趣的事消遣一下，如何？」

皇上停顿片刻，果然放下了奏折。

然而，这货一开口，险些让我吐血，「朕第一次翻牌，爱妃倒是十分主动。」

话落，他拂袖起身，「来吧，那朕便和爱妃去榻上消遣一下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什么叫第一次翻牌？

皇上，您这三个月翻的一直是臣妾啊……

3

床榻上，我勾着他的脖子，主动献上一吻。

「皇上……」

我窝在他怀里，指尖在他胸口打着转，「您昨天夜里说，考虑将臣妾立为皇后的……」

俗话说得好，不想当皇后的贵妃，她就不是个好贵妃。

昨天夜里，我想着法地讨他欢心，才终于让他松了口，说是考虑立我为后。

我入宫也三月有余了，后宫里大大小小的妃嫔数十位，倒是皇后一位始终空着。

想了想，我又凑上前去，在他耳垂轻轻吻了一下，吹着枕边风，

「皇上，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后宫也不可一日无主啊。后宫不平，您又何以平天下呢？」

我这边胡诌着，皇上却忽然抬起头来，格外认真地看了看我，

「昨日，朕许诺考虑立你为后了？」

我瞪大了眼，「当然了，皇上，您亲口说过的话，总不会不认吧？」

皇上皱皱眉，「朕记得，昨日允诺的是沈贵妃。」

「……」

我眉心一抽再抽，强忍着道，「皇上，臣妾就是沈贵妃。」

4

一夜春宵。

翌日清晨，我躺在皇上怀里，看着窗外高悬的太阳，暗暗感慨。

古人诚不我欺。

美色果然误人啊，听闻，我身边这位皇帝，过去可是位廉明勤恳的明君。

可是，自我穿越来后，每晚把他折腾得够呛，动不动便罢了早朝。

倒真是应了白居易的那句诗——

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

啧啧，万万没想到，有朝一日，我居然能够变成祸国殃民的妖妃。

想到这，我连忙轻轻推了推皇上手臂，将他叫醒去上朝。

贵妃的日子这般逍遥自在，我还想多潇洒几天，可不想哪天朝中大臣联名上奏，让皇上将我处死。

我俯下身去，在他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，轻声道，「皇上，该上早朝了。」

皇上纹丝不动，睡得格外地熟。

我皱皱眉，使出杀手锏，在他唇上轻轻咬了一下。

皇上坐起身来，怔怔地看了我片刻，没有我想象中的暴怒，半晌，却见他皱眉问道。

「你是哪个妃子？」

「……」

我皮笑肉不笑，「皇上又贵人多忘事，臣妾姓沈，沈将军独女，现居贵妃一位。」

皇上点点头，一副了然神色，「哦，原来是沈贵妃。」

5

我愈发地痛恨起皇上的脸盲症了。

这货每晚都挑我侍寝，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又记不住我的脸。

每次见他提起裤子就走的样子，我就在心里将他来来回回地骂了十几遍。

我带了宫女去御花园散心。

日子总归是要过的，我都给自己定好目标了，反正皇上日日招我侍寝，我又不肯推脱，在这古代，一个不如意可就是掉脑袋的大事。

不如就铆足了劲地讨他欢心，最好弄个皇后坐坐。

一国之后，想想就刺激。

.....

御花园内。

我百无聊赖地散着步，园中景色宜人，我却无心欣赏。

人总是会审美疲劳的，即便是再美的景色，看了三个多月，也无心欣赏了。

古代什么都好，贵妃吃穿用度都是上乘的，珠宝首饰多到放不下，只不过是乏闷了些。

我有些怀念现代的手机游戏电视剧了，如果当初没有穿越，我现在估计正翘课在寝室吹着空调，刷着抖音嗑瓜子呢……

想想就郁闷。

然而，我郁闷了没多久，便在御花园里遇见一人——

皇上，齐云灏。

他正搂着柳才人赏花呢。

见着两人那副亲密样子，我火气瞬间上涌，一瞬间又有了一种前世捉奸时的愤怒感。

我快步走上前去，然而，直到冲到他面前的那一刻，理智才追了上来。

这货可不是前世的齐云灏，他是皇上，一国之主，九五之尊。

真要是没忍住骂他两句，十个脑袋都不够我掉的！

这般想着，胸口的怒火一点一点消散，我讪讪地笑了笑，对着皇上柔柔地做了一辑。

「臣妾参见皇上。」

果然，头顶响起了皇上的疑问声，「爱妃是……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，还没等应声，皇上怀里的柳才人便捂着唇笑了起来，

「皇上，您忘了，这是沈贵妃，昨个夜里您还召她侍寝呢。」

说着，柳才人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，目光里满含挑衅。

就差指着我说——怎么样？皇上召你侍寝了那么久，结果连你的脸都记不住。

然而。

这位脸盲的傻皇帝倒也没让她得意多久，紧接着便松了手，低头看她，

「爱妃嫔位如何？和沈贵妃谁品阶高一些？」

我险些笑出声来。

呵，合着这二位搂着肩赏花半天了，皇上连她是谁都没问呢！

6

柳才人脸色果然不好了。

然而没办法，拂她面子的是皇上，她当然不敢发作，垂着头做了一辑，柔声道，

「皇上，臣妾刚刚和您介绍过，臣妾是柳才人啊。」

「哦。」皇上瞥她一眼，「朕忘了。」

说着，皇上对我招招手，「爱妃过来。」

我听话地走了过去，路过柳才人时，「不经意」地撞了撞她肩头。

不得不说，皇上虽然脸盲，但是那无比专一的审美，在关键时刻又起了作用。

我刚走过去，便被皇上搂进了怀里。

不得不说，古代男人都是正大光明地渣，前一秒还搂着柳才人你侬我侬地赏花观鱼，马上又搂着我对着柳才人道，「沈贵妃陪朕赏花，你先回宫休息吧。」

啧啧。

我出现之前还远远听他左一个爱妃右一个美人地叫柳才人，一转头又只称呼「你」了。

果然，不论什么时代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

柳才人离开后，皇上搂着我的肩向御花园深处走去。

「爱妃可是吃醋了？」

我一愣，连忙摇头，斟酌了一下应道，

「怎么会呢，皇上是一国之主，更是这后宫所有女人的天，本就应雨露均沾，臣妾怎会如此度量狭小呢。」

天啊，我都快被自己感动哭了，好一个深明大义又懂事的贵妃啊！

然而，皇上听后好像并没有什么高兴的反应，反倒是微微板起了脸。

我怔然，难道……我会错了意，这货喜欢看后宫妃嫔们为他争风吃醋？

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换个口风哄哄他，忽然有太监急匆匆地赶来，

「皇上，太后请您去一趟慈宁宫。」

皇上微微颌首，搂着我转而向慈宁宫走去。

我缩了缩肩膀，皱眉道，「皇上，臣妾就不去了吧……」

这太后可是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模一样，阴险诡诈，尤为擅攻心计，三言两语就能让人破防，我可是害怕得紧。

然而，皇上搂着我的手却纹丝不动，「无妨。」

无妨？

无妨你个头！

我被他箍得紧，只能被迫跟着他的脚步，心里却早已将他骂了千百遍。

8

慈宁宫内。

我见了太后正欲作辑请安，却被皇上箍得紧紧的。

奇怪的是，皇上对于他这位生母表现得格外冷淡，只是淡声道，「母后有何要事？」

我被他箍得动不得身，只能讪笑一声，嘴上说道，「臣妾见过太后。」

我原本想叫母后来着，但是当初宫斗戏看得太少，根本分不清该怎么叫，万一只有皇后能跟着皇上叫母后呢？

还是叫太后稳妥些。

太后端坐椅上，目光从我身上缓缓扫过，面露不悦，

「沈贵妃好大的架子，仗着盛宠正浓，见了哀家连礼都不行了。」

听了这话，我心里忍不住一突突，尤其是对上了太后的目光。

我总算是理解了那些古装电视剧了。

真的毫不夸张，过去我从不信书中说的谁谁谁目露杀机，总以为是夸张描写，然而太后那记目光，是真真切切地让我感觉到了恐惧。

很难想象，究竟当年要经历怎样一番宫斗并且成功上位，才能磨砺出这般凌厉的目光来。

我正忙着措辞呢，头顶忽然响起了皇上的声音，

「母后不知，朕格外准许的，沈贵妃见任何人都不必行礼。」

顿了顿，皇上又补充道，「包括朕。」

太后顿了顿，皱着眉，陡然提高了音量，「哦？那怎么哀家没有听过皇上下旨说此事？」

皇上自始至终保持着之前搂我的姿势，看她一眼，扬声道，「朕现在就下旨。」

话落，皇上对着一旁的石公公道，「传朕旨意，即日起，沈贵妃在宫内见任何人都不必见礼。」

等到石公公去传旨，皇上才慢悠悠地转头看向太后，「这次母后可满意？」

太后哼了一声，没应话。

皇上在一旁的椅上坐了下来，我被他拽着坐在了身旁。

这椅子坐起来格外舒服，椅上铺了厚厚一层羽褥，我却如坐针毡。

这特么简直就是在刀尖尖上跳舞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殒命于此啊。

太后阴晴不定，手段更是层出不穷，最重要的是，傻子都看得出来，她看我十分不爽。

而我身边这货……

虽说他刚刚保护了我，但是多半是在故意和太后对着来。

这货连我的脸都记不住，我还能奢望他罩着我吗。

果然，皇上坐下后，没两句话太后便扯到了我身上。

轻啜一口茶，太后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，

「皇上可知，近日朝中大臣都是怎样议论的？」

皇上放下茶杯，「如何议论？」

太后冷哼一声，

「都说皇上日日专宠沈贵妃，乱了后宫的秩序！更有大臣上言，说自从沈贵妃入宫，皇上整日沉迷女色，数次罢了早朝！」

皇上握着茶杯，指尖在杯身上轻轻打着转，不答反问，

「太后，朕倒是很好奇，朝中大臣如何议论，太后是如何知晓的？」

太后瞬间愣住。

显然，这个老谋深算的女人也完全没料到，皇上会反将她一军。

说着，皇上紧接着道，「太后，后宫不得参政，这规矩您不会不知道吧？」

「更何况——」

皇上面色陡然一冷，连带着声音也提了几个度，

「何为乱了后宫的秩序？这本就是朕的后宫，朕的妃嫔们，每夜宠幸谁是朕的事，还轮不到旁人指手画脚！」

话落，皇上扔掉茶杯，拂袖起身，搂着我转身，

「朕看太后状态不佳，应是近日身子疲乏，最近便待在慈宁宫好好歇息一下。」

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竟是就给这位在后宫争斗了一辈子的女人禁了足！

我不敢回头看她，被皇上搂着离开了慈宁宫。

10

离开慈宁宫，皇上搂着我的手半点不松，一路直奔我的翎坤宫。

入殿。

房门关上的那一刻，皇上忽然转过身，一把将我拥入怀里。

我身子一僵，乖乖地被他抱着不敢动弹。

这是什么情况？

半晌，才听见头顶传来了皇上的声音，「朕心情不好。」

我小心翼翼地开口，「那——臣妾陪您去散散心？」

虽然我并不知道他有什么心情不好的，刚刚和太后的交锋，这货大获全胜啊。

而且，看他那副样子，他和太后应该没什么感情可言。

疑惑归疑惑，我也没敢多问，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，多问多错，要想活得久一点，就千万别多嘴。

隔了半晌，这货才摇了摇头，在我耳边低声道，「不用散心，爱妃陪朕睡一觉就好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他满脑子都在想些什么！

我强忍住把他推开的冲动，捏着嗓子拒绝，「皇上，这天还未黑呢，不好吧……」

这货眉梢一挑，冲着门外喊道，「小石子，现在是不是天色已黑？」

石公公不愧是跟在皇上身边多年的太监总管，瞬间反应了过来，站在门外扬声道，「回皇上，天色已黑了。」

闻言，皇上转过头来看我，双手在我腰上一揽，将我拦腰抱起，「爱妃听见了吗，天色已黑了。」

说完，他抱着我向床榻边快步走去。

被他俯身放下的那一刻，我忽然主动揽上他脖颈，仰头问他，「皇上，你可知道臣妾是谁？」

他低头看我一眼，眼里除却情欲外，似乎还有着一闪而过的深情，「沈贵妃。」

我满意地在他唇上亲了亲，还不等我有那么几分感动，头顶便响起了他的声音，

「朕只是记不清长相，又不是傻子，刚刚在御花园里，你自己介绍过了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然而已经晚了，他随手扯下床榻上挂着的轻纱床帐，整个人覆了过来。

身上衣衫被他三两下褪去，我不能拒绝，只能被动地将手抵在他胸口，一言不发。

情动时，他轻轻地亲我耳垂，声音很低，「爱妃，你今日真美。」

也许是他的目光太过深情，也许是气氛太过旖旎，也许是他的吻太过炙热。

渐渐地，我也动了情。

抵在他胸口的手逐渐改为了揽着他，呻吟声不由自主地从我口中溢出。

看着那张曾熟悉到骨子里的脸，情动的那一刻，我几乎脱口而出——

「云灏……」

前一世，也是这张脸，也是这个名字。

曾让我又爱又恨的那个男人。

话一出口，身上人瞬间停下了动作，低头看着我。

我瞬间回过神来，似乎一盆冷水迎面浇下，我后悔不已。

我刚刚叫他什么？

云灏……

在古代，直呼皇上名字可是大不讳！

我瞬间清醒，正急着解释，却见他目光一点一点地柔软了下来，然后低下头在我唇上轻轻吻了一下。

声音格外温柔，「嗯，我在。」

不是朕，是我。

我在。

一瞬间，似乎有一根软软的刺扎进了我心里，又酸又痒。

11

一夜翻云又覆雨。

早上醒来时，我闭着眼摸了摸身旁，嗯，身侧已空。

我揉着酸痛无比的腰，低声骂道，「这个狗皇帝，这么能折腾！」

说着，我坐起身来，伸展了一下手臂，却陡然愣住。

这……这……

这狗皇帝在桌前坐着呢！

时间仿若静止。

我怔怔地看着他，四目相对，最后还是他先说了话。

轻啜一口茶，皇上慢条斯理地开了口，「爱妃刚刚说朕是什么？」

我咽了下口水，讪笑道，「我说……皇帝真是够了，这么早就起床，太辛苦了。」

那人坐在桌边，修长指节握着白玉杯，似笑非笑地瞥我一眼，「哦，是吗？」

我心里一紧，连忙下了床榻，赤着脚走到桌边，「皇上，臣妾说的都是真的……」

说着，我凑了过去，想要用美色唬一下这人，却被他毫不留情地推开。

他皱皱眉，「你还没刷牙呢。」

话一出口，我俩都愣了一下。

我怔怔地眨眨眼，在心里嘀咕，古代也有刷牙这个词吗？

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这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。

12

我不情不愿地从他身上起来，便听见他低声道，「盐水在那边，去漱漱口。」

我点点头走了过去，在心里宽慰自己，害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

古代倒是的确有用盐水漱口的习惯，说不准古人也管这个叫刷牙呢？

可是无意间回头，却刚好撞上了皇上的目光。

他坐在桌边，单手托腮地看着我。

不知道是不是窗外阳光太过晃眼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甚至以为自己回到了过去。

我还是那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，面前这人，还是我的男朋友。

再一晃神，却发现皇上已经站起身走了过来。

「朕让你漱个口，你都弄了快半柱香了。」

虽说是责怪，可语气怎么好像又带了几分宠溺？

我怔怔地吐掉嘴里的盐水，「漱好了。」

话音刚落，腰间便一紧，我还来不及反应，便被皇上拉入怀里，飞快地亲了一下。

他低声道，「爱妃这样不梳妆打扮，更美一些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说的好像您能记住我梳妆打扮后长什么样子似的。

皇上笑了笑，松开手，「朕要去上早朝了，你记得用膳。」

我点点头，乖巧应下，「皇上放心，您日理万机，更要记得用膳才是。」

规规矩矩地把这尊大佛送走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关上房门，却越想越觉着不太对劲。

一个想法忽然隐隐浮现在脑海中，皇上……不会真的就是齐云灏吧？

他也穿越过来了？

不应该啊，我是魂穿，这具身体和我前世长的半点不同。

可是皇上长了一张和齐云灏一模一样的脸，就连名讳都相同，如果他真是齐云灏穿越而来，这也太巧了些吧？

13

又是无所事事的一日。

我无聊地缩在床榻上，掰着手指算日子。

这古代哪里都好，就是太过无趣了些，没有手机没有电视，没有ktv 电影院更没有游乐场，被困在宫里又不能出去游山玩水。

唯一的乐趣就是在御花园里散散步，养只猫咪捋捋毛，再就是看些满篇文言文的话本，招戏班子入宫听一场戏。

感觉提前步入了老年生活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入宫这三个多月过得太顺风顺水了，也或许是因为太过无聊，我现在反倒挺期待宫斗的。

只要不斗得太厉害，也是种乐趣吗。

我侧躺在榻上，摸了摸刚刚吃饱的小肚子。

饱暖思淫欲，古人诚不我欺。

我现在忽然有点期待晚上翻牌子了，和皇上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地，倒也是个消遣的好法子。

14

左等右盼，终于等到了晚上翻牌子的时候。

照例，我们一排妃嫔站成了一排，像是菜市场售卖的小猪羔一般，等待着被人挑选。

等了半晌，皇上才悠然而至。

和往常一样，皇上目光缓缓扫视了一圈，落在我身上时眸光忽地一亮，然后故作淡然地伸手指了指我，「就你了。」

我笑了笑，正欲走上前去，忽然肚子一阵翻江倒海的绞痛，有气体在肚子里横冲直撞。

我脸色一变，连忙伸手捂着肚子，强忍着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，

「皇上，臣妾肚子疼，要不……您先回乾清宫等我？臣妾很快就去。」

皇上皱皱眉，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问些什么，最后却什么都没说，淡淡点了点头，「好，那爱妃快些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应了一声，几乎是飞奔回宫。

刚刚解开繁琐的衣物坐在恭桶上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

一泻千里……

这肚子拧了筋般地疼，最主要的是，拉肚子拉个不停，我连恭桶都不敢离开，这样子怎么可能去侍寝？

眼见着拖了太长时间，皇上的贴身太监都过来催促几次了。

我迫不得已，只能叫来平日里照顾我的宫女青青，让她赶去乾清宫禀告一声，说我腹泻难耐，恐怕今日不能侍寝了。

然而。

就在我拉得快要虚脱时，青青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个劲爆消息。

吃瓜少女瞬间上线，我坐在恭桶上，捏着鼻子听她给我叙述。

15

听青青说，柳才人爬上了皇上的床！

这货估计是心里想着，反正皇上是脸盲，认不出谁是谁，所以想要冒充我进去先被宠幸一番再说。

估计是学了一肚子媚术却无处勾引，想要先趁机上床，其他的用床上功夫说话。

真要是把皇上伺候舒服了，过后一句「只是来给皇上送碗热汤」，便可以轻轻松松地将此事遮掩过去。

只不过，这柳才人怕是有些傻。

皇上只是脸盲而已，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容她这般戏弄。

结果很简单，听说，这柳才人刚刚脱了衣服爬上皇上的床榻，便被皇上打开门拎了出去。

啧啧。

平日里我待下人一向温和宽容，所以她们与我关系倒也不错，没有正常主仆的那么多顾忌。

关了门的房间内，青青也不嫌味道重，绘声绘色地给我讲着。

听说柳才人衣衫不整，被皇上直接拎着扔出了乾清宫，一路上吓得直哭，痛哭流涕地求皇上原谅。

我啧啧了两声，这个柳才人估计后宫生涯是到头了。

衣衫不整地被皇上拎着走了那么远，早被人看光了。

而作为一国之主，齐云灏会允许他后宫的女人被旁人看见身子吗？

当然不会。

所以，百分之八十，这个柳才人估计是在宫中留不下了。

16

我听得心里挺舒坦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分了心的缘故，就连肚子都感觉没那么疼了。

青青给我讲完，忽然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，

「娘娘，您说……您这腹泻会不会是被柳才人害的啊？」

我愣了一下，「此话怎讲？」

青青凑过身来，然而可能是闻着臭，又后退了一小步，轻声说道，

「要不是她提前下了药，知道您这边情况，怎么敢放心大胆地跑去乾清宫冒充您呢？」

「奴婢觉着，就是那个柳才人买通了御膳房，在您晚膳里下了药，所以才有恃无恐地跑去乾清宫想要冒充您。」

我点点头，觉着挺有道理了。

青青又说道，

「对了娘娘，您是不知不知道，柳才人就是在模仿您，就连穿衣和妆容都和您今日的一模一样。若不是知道您这会不方便，奴婢刚刚都差点以为那就是娘娘了。」

听青青这么一说，我越发地肯定，一定是柳才人暗地里搞的鬼了。

这家伙倒也胆大，这种欺君之罪都敢犯，怪不得只能当个才人了。

肚子又是一阵绞痛，我挥挥手让青青出去，揉着肚子在心里暗暗想，看来宫斗也没我想象中那么有趣啊。

一个不小心就中招了。

17

青青听话地离开了。

然而，青青打开门，却吓得瞬间跪在了地上。

「皇……皇上。」

我愣住，探头去看，站在门外负手而立的男子，不是皇上是谁。

我还保持着之前坐在恭桶上的姿势，心里一紧张，这肚子更是难以控制了，扑哧一声。

又特么一泻千里了。

气氛瞬间尴尬了起来……

18

时间恍若静止。

皇上站在门口，微微蹙着眉看向屋内，青青则跪在他脚边，身抖如筛。

我连忙把衣衫放下来挡住身子，憋足了全身的力气才把肚子憋住，一脸尴尬地隔空看着皇上。

沉默半晌，他忽然低头看向脚边跪着的青青，提了提唇角，声音里带了几分调侃。

「想不到，爱妃宫中的小宫女都这般牙尖嘴利，口才不错。」

青青身子抖得更厉害了。

我也有些摸不准皇上的意思，偏偏肚子又拧着劲地疼，紧紧拽着衣角，几乎崩溃。

「皇上，您先回乾清宫，等臣妾这边完事了再去找您吧。」

说着，我捏了捏鼻子，「臣妾这里味道着实不太好闻，免得玷污了皇上。」

19

我这话已经说得够直白明显的了，这家伙却好像听不懂一样，站在门口故意吸了吸鼻子，「什么味道？」

我头疼无比。

被他这般拖来拖去，我肚子实在是忍不住，这泻药的药性太大，真不是人为能够控制得住的。

心一横，我索性也不憋着了，闭着眼道，「您爱听便在这听着吧！」

说着，肚子一松，霹雳扑哧的声音顿时响起。

皇上和地上跪着的青青都惊呆了。

只有我，因为这短暂的轻松而舒服地长叹了一口气。

我抬头看向早已目瞪口呆的皇上，「皇上？」

皇上回过神，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拂袖离开了。

直到皇上走远，青青才战战兢兢地爬起身来，转头看我，哭丧着一张脸，

「娘娘，您刚刚怎么不忍着点啊，皇上若是对这事有了阴影，日后冷落您该怎么办啊？」

我耸耸肩，

「那就冷落吧，本宫也不想让他看见啊，可是这货磨磨唧唧就是不走，本宫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活人还能让屎憋死？」

青青：「……」

20

不得不说，古代的东西就是纯正，就连泻药都这般厉害。

我整整折腾了一夜，天色渐亮，才勉强结束，可怎么闻都觉着身上臭臭的。

索性又命人打来温水简单泡了个澡。

就这样，齐云灏估计都上早朝去了，我才沉沉睡下。

21

我是被人吻醒的。

迷糊着醒来，似乎有人压在我身上，手还在胡乱摩挲着。

我睁开眼，便对上了皇上那双含着笑的眸子。

「爱妃醒了？」

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下意识地推开他，转过身又睡了起来。

然而，过了几秒，我忽然睁开眼，感觉有些不对劲。

这货是皇上！

做妃子的，怎么敢推开皇上呢？

我连忙坐起身来，却见皇上斜坐在床榻边，笑吟吟地看着我。

四目相对，皇上轻笑，「爱妃昨日拉得尽兴吗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一见面就问这么尴尬的问题，真的好吗？

22

讪笑一声，我硬着头皮答道，「还行。」

想了想，又开着小车拍了个马屁，「自然是没有皇上让臣妾尽兴。」

这个彩虹屁似乎拍的不错，皇上瞬间笑了，瞥我一眼，

「倒是会说话，怪不得你宫中一个小宫女都牙尖嘴利的。」

我笑，「多谢皇上夸奖。」

「对了。」皇上忽然开口，目光在我身上打了个转，忽然就有些不怀好意了起来。

「朕忽然想起一事。」

我凑过去，「什么事？」

在我凑过去的瞬间，皇上忽然把我揽入怀里，一只手箍在我腰上，另一只手摩挲着落在了我屁股上。

「爱妃昨日既然已经清理干净了，不如我们……」

说着，那双大掌已经不安分起来。

这话听得我太阳穴疼，话不由得脱口而出，「齐云灏，你丫的是不是变态啊？」

接下来的话却被他用唇堵住，再然后……

23

然后我没让他得逞。

可能是被逼急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力气，翻身起来把这货绑了起来。

当然，我也知道敢绑皇上可是重罪，嘴上就一直给他洗脑，说这是情趣什么的。

这个傻皇帝居然真的信了，乐呵呵地被我绑了起来。

不过，我乐极生悲，也没讨到什么好处，因为一直在他面前勾引，然后被皇上挣开绳子，将我就地正法了。

24

欢愉过后。

我坐在床榻边哀怨地穿着衣服，肌肤上满是暧昧的吻痕。

一旁，早已穿戴整齐地皇上笑吟吟地看着我。

「对了，明晚朕设宴，宴请朝中群臣及家眷，爱妃明日好好打扮一下，坐在朕身边。」

这话听得我不由得有些激动，看样子，我的皇后之位有戏啊。

不然，皇上又怎会允诺让我公然坐在他身边？

是以，我笑眯眯地应了下来。

25

翌日。

我早早沐浴更衣，梳洗打扮。

青青手巧，给我挽了个精致的发髻，妆容处理得也格外细致，端庄又自然，既没有太过素净的寡淡感觉，也没有浓妆艳抹的庸俗感。

一个词语来形容：恰到好处。

我满意极了，在青青的陪同下向皇上设宴之处走去。

今日热闹极了。

满殿的文武大臣及家中女眷，后宫妃嫔们坐于皇上下排。

而我端坐高台，坐在了皇上身边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

宴会开始，奏乐起舞，好不热闹。

古代的宴会也无非就是这几样，把酒言欢，奏乐起舞，兴致到了再来个吟诗助兴。

果然，酒过三巡，皇上便提议要比赛吟诗。

既然是皇上的提议，群臣自然是纷纷应和了下来。

第一首诗，自然是由皇上来吟的。

然而，皇上一开口，便惊得我外酥里嫩。

他……他特么背的是李白的将进酒！

多么熟悉的诗啊。

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

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

26

宴台下，群臣纷纷惊叹，拍手称赞，那神色并非作假，都似是被皇上这诗惊艳到一般。

唯独我，一脸震惊地看着他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

我特么，我特么穿越的这是个野史都没有记载过的国度。

我早就证实过，这里人没有听过李白杜甫朱元璋，像是一个凭空出现的平行世界一样。

这货怎么会背李白的诗？

答案显而易见，他也是穿越来的。

见我愣怔地看着他，皇上忽然转过头来，对着我悄悄眨了眨眼，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清的声音说道：

「你当朕真是脸盲？」

在我怔然的目光中，他勾着唇笑，继续说道，

「方洛洛，你真以为只有你自己穿越了？」

方洛洛，是我在现代时的名字。

27

我紧紧攥着拳才没有泄露出情绪，面上维持着得体的笑，一直撑到了宴会结束。

一出宴厅，我便紧紧挽住了皇上，不，齐云灏的手，当着众妃嫔的面故意说道——

「皇上，臣妾乏了，您回去给臣妾揉揉腰，好不好？」

我就是故意的。

我想看看齐云灏的反应，他现在可不是现代那个对我言听计从的男朋友，而是古代高高在上的皇帝。

结果倒也算是在我意料之中，齐云灏闻言笑了笑，眼底有着一闪而过的宠溺。

「好，爱妃哪里疼，这里吗？」

说着，那双大掌便箍在了我腰上。

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面色一红，连忙推开了他的手，想了想，又挽着他的手臂向我寝宫快步走去。

再怎么生气，当着这么多宫人的面也要装个样子出来。

28

翎坤宫。

一踏入殿门，我便狠狠甩开他的手，负气坐在了桌旁。

「齐云灏！」

我瞪他一眼，「耍我有意思吗？」

他愣了一下，轻笑着揉了揉鼻尖，「挺有意思的，最主要的是，皇上有特权……」

说着，他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了一下，我瞬间反应过来。

这个色狼！

他要是早说自己就是齐云灏，我怎么会乖乖侍寝！

29

我生了一会闷气，转过头去，「回你的乾清宫去吧，渣男！」

我可还没忘记他当初的光荣事迹。

我怎么会穿越来这里的？还不是当初在酒店捉奸在床，一个出了轨的男人，别说是皇上了，就算是玉皇大帝我也不要。

话音刚落，齐云灏便快步走了过来，在我面前缓缓蹲下。

「这件事真的要和你解释一下。」他尝试着握住我的手，却被我狠狠甩开。

「洛洛，当初你捉奸的人，根本就不是我。」

「是齐云生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齐云生？

齐云生是他的孪生哥哥，两人是双胞胎，长相几乎很难分辨出来，最大的区别就是齐云生耳朵上有一颗很小的肉瘤，而齐云灏没有。

我皱眉，「我当初是收到你开房的短信，才赶过去捉奸的。」

齐云灏蹲在我面前，扶了扶额，

「他婚内出轨，不敢让我嫂子知道，就从我钱包里顺走了身份证跑去跟人开房，结果还偏偏选了咱们之前办过会员的那家，然后你收到消息赶过去，就……」

我愕然，却仍旧半信半疑，「如果真是误会，他当时为什么不解释清楚？」

他叹了一口气，「那家伙说，你当时是拿了房卡冲进去的，他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，等他穿上衣服，你已经跑出去了。」

30

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好像是这回事。

当时我冲进房间，「齐云灏」惊慌失措，第一反应不是和我解释，而是拼了命地往自己屁股上扯被子盖。

我难受又恶心，根本没有想听听解释的意思，直接转身跑了。

偏巧当时电梯停在 8 楼不动，我一着急，就从楼梯间跑下去了。

然后就……脚一滑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再醒来，就变成了贵妃娘娘。

这么捋了一下思绪，我对他的话稍微信了几分，当时房间里光线本就暗，俩人又几乎长得一模一样，我根本无从分辨。

而且，因为收到了他身份证开房的短信，我先入为主认定了那人就是齐云灏，根本就没有往他哥那边想过。

31

我愣了半天，抬头看他。

「那你又是怎么穿过来的？」

提及这个，齐云灏面露尴尬，

「你当初从楼梯上摔下去，变成了植物人，昏迷不醒，有天晚上我喝醉了，忽然想要去你当初摔下去的楼梯看看，然后……」

他揉了揉后脑勺，「然后就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去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我看着他，「你在几楼摔的？」

他想了想，「好像是 5 楼。」

漂亮，我也是在 5 楼楼梯上摔下去的，5 楼是什么平行空间吗？

32

又是一阵沉默过后，我忽然抓到了他刚刚话里的一个重点——

「你刚刚是说，我昏迷之后过了几天你才去的酒店楼梯间？」

齐云灏怔怔地点了点头。

「那……」

我那了半天，「那岂不是说……我刚刚穿越来这里的几天，是真的被那个皇上发生关系了？」

这种感觉真奇怪，之前不知道皇上是他，也没想过这么多。

可是忽然之间接受了一直以来皇上就是齐云灏这件事，而且当初的误会解除，再想到自己刚刚穿越来那几天可能和那个皇上发生了关系，我就觉着一阵反胃。

齐云灏笑了，「不会，我穿越过来的时候，这皇上还重病在床不能动弹呢。」

???

我一头雾水，怎么可能，我穿越过来时，刚巧赶上皇上重病痊愈，普国同庆，并且皇上下令要纳将军之女为贵妃。

他明明在我后面摔下楼梯，怎的穿越来却比我还早上几天？

我百思不得解，却也清楚，就连穿越这种玄而又玄的事情都存在了，它怎么穿也都不算是奇怪了。

可是——

新的疑惑又涌上心头，我抬头看着齐云灏，「那你当初为何要下令迎娶这个沈小姐？」

齐云灏瞥我一眼，似笑非笑地道，

「因为朕听闻，这位沈小姐也是重病数月，忽然奇迹般病愈，还一夜之间变成了才女，高调作诗，诗句都传颂到宫中了，我一看，这不都是诗仙李白的诗吗。」

「……」

我面色一红，硬着头皮道，「那万一是别人穿越来的呢，你怎么就认定是我？」

齐云灏起身，坐在了床榻上，将我搂入怀里，

「你自己忘了？因为这沈将军的女儿不只是忽然会吟诗了，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，叫方洛洛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好吧，入宫三个多月了，我还真把当初这事给忘的一干二净了。

33

又是一阵冗长的沉默过后。

齐云灏忽然低头看我，嗓音莫名地喑哑了几分，「爱妃……」

不知道为啥，在得知齐云灏的身份后，一听他这么叫，我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在他胸口不轻不重地砸了一下，我低声道，「好好说话！」

他笑，在我耳边叫了一声宝宝。

我没应声，那双大掌却不安分了起来，在我腰上摩挲着，「宝宝，该侍寝了。」

我一把按在他脸上，「侍你个头！」

下一刻，手腕却被他攥住。

这人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，循循善诱，「宝宝不是一直想当皇后吗？」

我身子一顿，挣扎的力度瞬间小了几分。

这家伙趁机诱惑，「朕不光可是立你为后，还可以罢黜后宫……」

好吧，我确实是心动了。

「让我考虑一下。」

然而，我话音刚落，便被他压倒在床榻上，「来不及了……」

34

半月后。

宫里宫外最近关于沈贵妃的传言数不胜数，不对，现在已经不是沈贵妃了，是洛文皇后。

有传言称，皇后是狐精转世，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，不然怎么会让皇上不惜得罪群臣与太后，也坚持罢黜后宫呢？

要知道，被废妃嫔中不乏朝中重臣之女，还有太后本家的侄女。

更夸张的是，有人传言，太后侄女被废那日，太后怒冲冲地闯进了乾清宫，却看见……

身为九五之尊的皇上，居然在给沈贵妃洗脚！

前所未闻，前所未见。

是以，皇后狐媚成精的消息便传得更为广泛了……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